

請掀開經本第六十二面第一行。

【阿難。若復此聲來於耳邊。如我乞食室羅筏城。在祇陀林則無有我。此聲必來阿難耳處。目連迦葉應不俱聞。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。一聞鐘聲。同來食處。】

其實向下的經文，這樣的格局我們一般叫它做流水格局，就是意思與前面相同。前面是講眼色處，此地把它換作「耳聲處」，就是這一點不同，文章在格局上跟前面都一樣。第一段要是意思明白，後面這五科念念就曉得了。可是這裡頭不無疑問，這一段是就聲是一，聲一是一個聲音，聞多來破，比喻我們一個身體不能同時在兩個處所，開頭佛就是用這個比喻。『如我乞食』，「我」是釋迦牟尼佛自稱，他到『室羅筏城』，就是舍衛大城，乞食要到城裡面去乞食。佛住的地方是在祇陀園，此地講的『祇陀林』就是祇樹給孤獨園，這個地方在城外。到城裡去乞食，當然精舍裡頭佛就不在，這個說明一個人不能同時在兩處所，先把大前提確立。

一個聲應當也不能同時在兩處，為什麼鐘聲一敲，你要是說鐘一敲就有聲音，就到我阿難耳朵裡來，就是一處到一處，你旁邊還有迦葉、目犍連、同學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為什麼他們都聽到？可見得聲不是入你一個人的耳朵。聲是一，怎麼會跑這麼多處所？這個比喻是以這個來破。如果我們以為那是聲到我們耳邊來，這個有問題，到我的耳邊，為什麼會同時到別人的耳去？這是說明聲不來。實際上是如此，聲不來，耳也不去，實際情形是這樣的。所以說聲來、說耳去，都叫做妄想，都是虛妄分別執著，不是事實。這是講聲來。下面一段說：

【若復汝耳往彼聲邊。】

這是講耳往聲那邊去，而不是聲到我耳來，是我的耳（聞性）到聲那邊去。佛又用比喻說：

【如我歸住祇陀林中。在室羅城則無有我。】

還是一個人從舍衛大城回來，舍衛大城就沒有我，回來了。

【汝聞鼓聲。其耳已往擊鼓之處。鐘聲齊出應不俱聞。何況其中象馬牛羊種種音響。若無來往。亦復無聞。】

要是說你的耳聞到音聲那裡去了，好，那個地方打鼓，你的耳朵、聞性跑到鼓那裡去了；這邊又敲鐘，你就不應該聽到，你怎麼會同時聽到？何況在祇樹給孤獨園的林園之外，還有農村裡面養的牛、養的馬叫著的聲音，你為什麼同時都聽見？這就是說明，耳要是往聲去，這是講不通。其實這些道理，佛在大經裡面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一切諸法各各不相到。既然各不相到，又怎麼會相知？古德的比喻，好像一堆柴跟一團火，那個火要是跟柴沒有接觸，各不相到，各在一處，那個柴火決定燒不起來。現在問題來了，聞既不是、不聞也不是，從種種角度上來觀察，總不能得一個圓滿的意思；換句話說，怎麼說法裡面實際上都有問題。這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愚痴、不覺，一天到晚是懵懵懂懂的過日子。這個事情說起來是多平常的事情，我們眼見色，眼為什麼能見？有沒有人問過，我的眼為什麼能見？是我的見到色那裡去，還是色跑到我眼睛裡面來？這就是習而不察，一天到晚習慣了，沒有覺察。

六根為什麼會起作用？你要是不覺悟，你就會被佛難倒，你怎麼說，佛說出一套道理就把你駁倒。你要是不相信，你看看《楞嚴》前面七處徵心，佛問心在哪裡？阿難想了七個地方，佛一一都把它否定，佛說得都很有道理。那是什麼？阿難沒有悟。如果阿難要是悟了，處處皆是，不悟是處處皆不是。七處徵心的例子要是把它

移到此地來，一樣的道理，你要是果然悟了，聞也是、不聞也是，都對了，悟了就都對了，不悟沒有一個對處，這是事實。怎麼樣叫悟？經裡面告訴我們，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，那就一切皆是。這一切相是什麼？妄相。妄相裡頭有兩種，一種是不礙事的，一種是礙事的。不礙事的你要曉得、你要明瞭，你不明瞭會礙事，明瞭不礙事，不必去掉它。另外一種妄相，一定要去掉它，為什麼？它妨礙太大。譬如我們人坐在此地，燈光照的時候，這地方有個影子，我們把人身比作法性，把影子比作個相，你知道這有個影子，影子不礙事，可是你也不用把它去掉，這個影子是依他起性；如果你要是不覺，你看到這個影子很討厭，想盡方法要把它去掉，這個去掉的念頭、妄想也是依他起性，但是這個依他起性裡面含著有遍計所執性。

所以，去什麼妄念？去那個一定要把影子去掉的妄念，這根本是虛妄的，你有這個妄念就礙事，你麻煩就多。為什麼？你怎麼去也去不了，愈去不掉愈著急，你不是自找苦吃嗎？你要是覺悟到，「我去影子」這是妄念，這是徹底的虛妄，這個念頭要不得，這個念頭要去掉。至於影子是一回什麼事情，我清楚，它不礙事，它有也好、沒有也好，根本不用理會，那就天下太平！所以依他起就是圓成實，依他起裡頭也有遍計執，遍計執那一分要去掉，圓成實那一分是要留著的，不能去掉，是真的，你也去不掉。所以佛叫我們悟這個道理，離一切相，離一切虛妄的遍計所執的相，離這個，明瞭依他起的相，那就一切皆是。那個時候如果阿難到這個境界，佛說心在哪裡？說在內也是、說在外也是、說在中間也是，無有不是，處處皆是。佛為什麼說他不是？因為他有遍計執，他有執著，所以他處處有障礙，這個障礙是自己造成的。我們讀經、聞法，要緊的就是在這個地方討個悟處。下面是這一小節的結論：

【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。】

沒有處所，這是真的。

【即聽與聲二處虛妄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這個意思是說明，前面顯示的是有來有往，或者是無來無往，有來往是有來去，無來往是無來去，這兩種計較，就是這兩種計度分別都是錯誤的，都是屬於遍計所執性。真正是佛在大經裡面告訴我們的，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」。可是這兩句話，你又得要懂得它的意思，你要是說開口真的就錯、動念就乖，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天天開口、天天要動念，那他怎麼不錯、他怎麼不乖？我們一開口就錯，動念就乖；他開口又不錯，動念就不乖？他那個動與不動是一不是二，我們動與不動是二不是一，問題就發生在此地。我們動念、開口，心不清淨、心染污；人家開口、動念，心清淨、不染。這個道理，大概看看明天《起信論》的文裡頭會不會講到，明天講不到，大概底下一二次就會講到，這是非常重要的原理，我們一定要曉得。這個地方也是這麼個道理，這就是沒有離開遍計執，所以怎麼說都是錯誤的，為什麼？你都有執著。

這也是經上常講的「眾生處處著」，佛以種種善巧方便破我們的執著，破得掉破不掉？破不掉。譬如眾生執著有，佛講空，講空是什麼？破有的執著。好，佛一說空，佛說得對，有不能執著，他執著空了。佛的意思是什麼？用空來對付有，有沒有了，空也不能執著，這才對。好，你把有放下了，又執著空，這個事情麻煩大了；那佛再說有來破空；你又執著有，佛又說空。你這一聽，問題來了，佛你神經有問題，怎麼一會兒有、一會兒空，你到底叫我怎麼辦？所以在這個時候佛乾脆不來了、不給你說了，為什麼？愈說愈麻煩。到你幾時能夠接受、能夠有點悟處，他才來；你要是有這樣堅固的執著，他就不來。像《法華》裡面所講的「邪見稠林」，這

裡面佛不說法。佛囑咐弟子們，三處不轉法輪，其中之一就是「邪見稠林」，世智辯聰，這種人不能給他講佛法，他有邪智慧、他有世間的辯才，他對於佛法沒有恭敬心，貢高我慢。佛法跟世間法不一樣的處所，佛法是從清淨心裡面證得的，離分別妄想處證得，分別妄想決定達不到一切事理的真實義。這也就是說佛法永遠在世間，佛法永遠是世間的真理，道理也就在此地。

世間法愈分析問題愈多，你們打開歷史看，古今中外幾千年的歷史到今天，人類對於宇宙人生不斷的在研究、不斷的在發明，我們以世間法來看是不斷的在進化、不斷的在進步，再進步怎麼樣？再進步整個地球毀滅。它那個進，進到最後是同歸於盡，大家都滅亡，這是死路一條。如果教大家都能夠離苦得樂，這就要佛法。今天我們進步到這個時候，已經有不少人覺悟了，後面是死路一條、是同歸於盡。你看現在的大國拼命在造原子彈，拼命在造新武器，曉得會同歸於盡，還要拼命的去造，這就是愚痴、迷惑顛倒。他為什麼會這樣做？他有個錯誤的想法，我要是不造，別人造；我不預防，別人將來要殺我。那一邊也是同樣的心理，好，這拼命競爭！造了那些東西，到後來一定要派得上用場，絕不是造在那裡沒有用的，這一用就不得了。

你們看看今天的報紙，這一、二天的廣播，說墨西哥的火山爆發，大地震，塵埃上升到同溫層就影響地球上的氣候。遮蔽了太陽的光線，影響溫度，有很多生物就長不好。原子彈要是爆炸，那個威力大概比火山爆發、大地震的力量還要來得大。所以我們今天生活在什麼時代？今天好端端的，說不定明天地球就毀滅了，我們現在生在這個環境當中。美國有幾千枚核子彈、原子彈，蘇聯也有幾千枚，不要說多，同時爆發兩百枚，地球就完了。所以他們現在儲存的原子彈，已經可以毀滅地球好多次，我們曉得這個道理。我們

中國人多半不知道，美國人曉得，為什麼？他們發明這個東西，他們知道得很清楚。所以美國人的生活就是醉生夢死，只過一天，明天因為不曉得還在不在世間了，所以講享受主義。這是什麼？這就是科學，這就是分別妄想帶來的好處，就這麼個好處。一天晚上不吃安眠藥，晚上就不能睡覺，天天麻木自己的神經。我們一定要曉得這些道理，世間法所謂這些發明，發明都從分別來的，最後的結果是令人失望的。我們看看佛法，佛法是用無分別智，最後的結果是每個人都願意得到的，是一切眾生所嚮往的，這是真實法。

兩處都俱非，佛叫我們應當要了知，內知聞根，外知聲塵，實際上都沒有處所。既然沒有處所，能聽的根與所聽的音聲，它究竟是什麼樣子？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周遍法界」。我們能聽的根是周遍法界，所聽的音也是周遍法界，所以在這個現象上呈現出來的，也就是我們習慣所了知，這麼個狀況。你要找它的蹤跡找不到，你想找找不到，為什麼？無處不在。你到大海裡去找海水，這一滴是海水了，發現那裡還是海水，那裡又是，到底哪個是？原來都是。這個情形就像我們在虛空裡頭找虛空，在大海裡頭去找海水，就是這麼個意思。可見得我們的錯誤是錯用了心，不曉得當前就是，不曉得處處都是，真正是隨心應量周遍法界。所以你心裡起心動念都是虛妄的，能聽之聞性、所聽的音聲，都是無自性的、沒有自體，沒有自體你到哪裡去找？如果它有自體，你可以找得到，它沒有自體。不但在我們耳根聞性裡頭是這種情形，就是在今天一切科學儀器裡頭也是這種情形。你們今天用錄音機，那個物理還是有限度，再深入的去追究，那音聲在哪裡？你把機器拆開仔細去研究，你去找去，音聲在哪個地方？找不到，無自性。因緣具足了，盡虛空遍法界的音聲就從這裡發出來。

性是周遍法界，事是隨緣顯現，有緣就現，無緣就不現。正如

同我們的電波是充遍空間的，我們拿個無線電收音機一撥，有了，這是緣，音聲在哪裡？盡虛空遍法界。我們身體也像個機器一樣，有緣，頻率要是對了，它就起作用，頻率不對就不起作用，比機械造的收音機要靈光得多。耳朵就是個收音機，眼睛就像個電視機，天然的，我們今天科學家造不出來。無自性的性就是真性，既然曉得無性之性是真性，哪裡有什麼來去或者是不來去，都說不上，不生不滅、不來不去。自性真言，當知聽與音聲又不是畢竟無法，事上真有這東西，這個事情就是隨緣應現。緣從哪裡來的？佛給我們說得很清楚，真性本來不生，所以也沒有滅，《中觀》裡面講得很清楚。但是，本來不生的真性，「以為因緣，則無所緣，以為自然，則無所自」。相是虛妄的，體是真實的，歸結到最後，無有一法不是妙真如性。千經萬論，只要是屬於了義之說，都是這個說法，這個是我們要體會。

如果我在此地所說的，你們一下意思還會不過來，你們想一想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裡面跟我們講不覺，不覺是依本覺而有不覺。但是本覺裡頭並沒有不覺，不覺從哪來的？不覺是依本覺而來的。你們能夠把這點意思想通，一切都貫通。馬鳴菩薩講得很多，唯恐我們不明瞭事實真相，所以就比喻迷方，迷失方向，方向哪有迷？方向不迷，可是迷方是從方向而起的，如果沒有方向你迷什麼？因為有方向，你才有迷，才會有這個事情。你為什麼會有不覺？因為有覺，不覺是從覺生的，可是覺裡頭決定沒有不覺。覺是真的，不覺是假的，覺好像是人，不覺是影子，實際上不覺還不是影子，是從影子那裡頭生的。這個理很深，我們要很冷靜才能夠體會得到，才能夠觀察得到，所以佛法裡面常常教我們作觀、觀想。觀，不但是耳與眼要觀，六根對六塵境界覺而不迷都叫做觀，迷而不覺才講見聞覺知嗅嘗，講六個；如果覺而不迷，那六個就是一個，就是

用個觀。也表示六根互用，所以統統用觀，會觀就自在，就觀自在菩薩。觀就是六根對六塵起作用，覺而不迷，覺而不迷是什麼相？就是此地講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，皆是妙真如性，這是真正不迷了。

禪宗裡頭有個小公案，一位禪師在參禪的時候，聽到外面燕子在叫，他就說，「燕子深談實相，善說法要」，他就下了坐。旁邊就有個禪和子向他請教，你聽這燕子在叫，說牠是深談實相、說的是法要，我不會，沒聽懂。這個禪師就說，「誰相信你？」只說了這麼一句話。正所謂一切聲皆是佛聲，一切法無不是佛法，如果我們用聞性聞燕子的音聲，聞性聞的是法性，那不是實相是什麼！我們會見的人，用見性見到外面是色性，那不是實相是什麼！所以會了，凡所有相皆是實相。這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？實際上要是說穿了，一文不值。說穿了是什麼？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」，就如此而已。這個發問的人他沒有離相，所以他覺得奇怪。這個禪師他離相了，他在這一剎那之間離相，這一剎那當中他用的是什麼？用的是聞性聞的聲性，所以說出這麼兩句話，「深談實相，善說法要」。從這兩句話你就曉得他怎麼悟的，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從哪裡悟的？從聽燕子叫開悟的，他明心見性。

我也可以告訴你，那個燕子就是佛的化身，可以這麼說，因為他聽牠叫，開悟了，他明心見性！這就說明，你什麼時候會用，你什麼時候成佛，你不會用就不能成佛。所以我們看經要用見性見色性，我們聽講用聞性聞聲性，你要是果然如此，你一定在底下讚歎我，就像這個禪師一樣，也會說我善說法要，也會讚歎我深深體會得實相。我沒有成佛，你成佛了；我沒有開悟，你開悟了。就是你會不會用心？這叫用真心。見性是真心，聞性是真心，《楞嚴經》前面十番顯見，說明見就是心。佛是在六根當中舉一根來說，一根



根性是心，根根根性都是心。你要是會用舌性，在你吃飯的時候一吃開悟了，證得一心了。菜飯怎麼樣？菜飯也「深談實相，善說法要」。為什麼？你是用舌性嘗味性，你在這裡開悟了。諸位要從這個地方體會，你才能得到法味。

玄沙禪師對於耳聲處也有一段公案，說「鐘中無鼓響，鼓中無鐘聲，鐘鼓不交參，句句無前後」。你們想想他這四句偈有沒有道理？現在科學家曉得，知道確實是不交參，而且確實無先後。同這個時候我們把各種樂器的音聲用錄音帶統統把它錄起來，現在有能力把它分開，哪個樂器、哪個樂器單獨把它分開。如果它要是混雜在一起的，分不開！可見得它不是混雜在一起，「各個不交參，句句無前後」，這兩句話就顯示出周遍法界、緣生無性。悟入這樣的境界，你才真正見到實相法要。學《楞嚴》的人著眼就在此地，否則的話，《楞嚴經》白學了。學了《楞嚴經》，就是會捨識用根，處處見性，時時處處念念之中無不是深談實相、善說法要。我們要是看看這個世界上的歷史，確實不能不愛中國，不能不佩服中國，中國人開悟的有多少！我們在外國見不到的，就是在印度開悟的人，也沒有佛法傳到中國開悟的人多，中國人確實是得到實相法要。我們過去的這些列祖列宗他們見道、他們成就，我們為什麼追不上？這是要認真去反省。

再看下面第三段，這一段講「鼻香處」，是以鼻根的根性接觸香性。這個地方我說的，往往說話的意思不圓滿；或者意思圓滿，言語不圓滿，為什麼？一切法都是真妄和合。我們眼見色有見性見、有眼識見、有五俱起意識見，都同時的。耳聞聲，當然第一個是聞性聞，耳識聞、五俱起意識聞，正如玄沙大師所講，「各個不交參，句句無前後」。你在這裡面才能夠見到實相法要，鼻香處當然也不例外。請看經文：

【阿難。汝又嗅此爐中栴檀。】

『爐』是香爐，『栴檀』是檀香，香爐裡面燒的是檀香。

【此香若復然於一鉢。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。】

這個香之好，燃一鉢香四十里都能夠聞得到。昨天有個節目報導中國大陸北平一個鐘樓，那個地方有個大鐘，那個鐘敲一下，五、六十里外都聽得到這個鐘聲，這個鐘是明朝初年鑄的一個大鐘。牛頭栴檀這種香現在沒有了，可是在中國歷史上記載的有，漢武帝的時候西域，就是外國人到中國來進貢，貢品裡面就有四枚，一枚有多大？大概像雞蛋那個大小，但是四枚稱一稱不到一斤。從前給皇帝的貢品，最低的分量不能少過一斤，如果不到一斤這是不可以進貢給皇帝。但是很巧那個時候長安發生瘟疫，現在所謂傳染病，使者就請求把這個香燃一枚，這個香可以去病。這個香一燒，確實四十里都聞得到，聞到香的人他的瘟疫、傳染病就好了。有這麼殊勝的功德朝廷才重視，不到一斤也收，四個燒掉一個，還有三個也都收起來，曉得這個香有這麼好。經上講的這是事實，在當年確實有這樣的好香，四十里同時聞到香氣，這是香有殊勝之利。也是顯示出鼻根跟香塵，底下講香到鼻子裡面來，還是鼻到香那裡去了？跟前面的意思一樣，我們聞性，我們鼻根的根性、聞性周遍法界，香氣也是周遍法界，所以談不上離合。下面佛再問他：

【於意云何。】

你的意思怎麼樣？

【此香為復生栴檀木。生於汝鼻。為生於空。】

這個經文一念，諸位就想到前面，《中觀》裡面所講的，「諸法不自生，亦不從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，是故知無生」。真相是什麼？真相是無生，生即無生，無生即生。在此地說了三種，『栴檀木』，這是自生；『生於汝鼻』，是他生；『生於空』的話，是無因

生。

【阿難。若復此香生於汝鼻。稱鼻所生。當從鼻出。】

如果我們鼻子要是生這個香的話，這個香應該從鼻出來，鼻應該天天生香才對，有鼻就會生香。為什麼此時有，別的時候沒有？

【鼻非栴檀。云何鼻中有栴檀氣。】

肉體的鼻根與栴檀性質完全不同，它怎麼能夠發栴檀香的作用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【稱汝聞香。當於鼻入。鼻中出香。說聞非義。】

假如說是我的鼻子出香氣，香氣從我鼻子出去了，那聞應該是聞進來的，出去了你說聞香，這意思不對。聞是聞進來，不是聞出去，說鼻子吐香可以，說鼻子聞香這意思不通。

【若生於空。空性常恆。香應常在。何藉爐中爇此枯木。】

如果這個香從空中生的，虛空是常在的、沒有變化的；換句話說，虛空要是能生香，香就是常在。為什麼一定要在香爐裡燃起栴檀香空中才有香氣？爐子裡不燃香的話，空中沒有香氣，可見得這個香氣不是空中的。這樣說來，一定是栴檀木生的？這是我們大家一般的執著，都是栴檀木。

【若生於木。則此香質因爇成煙。】

木一燒它就生煙。

【若鼻得聞。合蒙煙氣。】

鼻子聞到煙的話，就會有煙的氣味。

【其煙騰空未及遙遠。四十里內云何已聞。】

我們就以眼前的香來說，我們這個香點了，那個煙你看到了，這個香不是很好的香，很好的香這裡一點，你在那個角落上已經聞到，煙沒有到那裡去。煙才起來，你怎麼在老遠已經聞到香味？可見得香與煙又是兩樁事情，煙是煙、香是香。煙生起來，你沒有聞

到煙，卻聞到香。佛這樣的給我們辯，說明什麼？香，你要說是木頭裡面生的，也不能成立。拿栴檀來說，意義更明顯，因為我們曉得，煙不能遍滿四十里，但是這個香氣是四十里之內都通遍的。由此可知，佛在此地所說的意思是，既然曉得香不是木生的、不是空生的，又不是鼻出的，那香性本來周遍，緣聚而顯。我們知道這一法如是，你就曉得沒有一法不是周遍法界。佛這樣的不厭其煩，真是一而三、三而四，反覆的給我們說明這些事實的真相，然後我們才相信佛所講的法要，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」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這些都是法要，都是在《楞嚴經》上說的。我們要是不聽佛這樣細說，細細給我們來辨別，佛說這幾句話我們確實不懂。

這樣婉轉迂迴的給我們說明，我們自己要善於體會，在這裡面要體會佛所說的真實義，真實義就是真實的事相。佛有什麼意思？佛沒意思，佛是真語者、如語者。如語者，是什麼樣子就說什麼，沒有意思，只是把真相說清楚而已。說得再多也是說這個事情，說一個字、兩個字也是說這個事，說多說少是一樣的說法。多少只是言說上，不是內容，內容是不增不減，說多不增一分，說少不減一分，都是圓滿。你說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裡面所講的東西，跟二百六十個字的《心經》裡面所講的，不增不減，一樣多。二百六十個字裡面所講的，比起《大般若經》絕沒有少一點點；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，比起二百六十個字的《心經》，也沒有說多一點點，一樣的。言說上有多寡不同，我們說極簡單的說法叫法要，眾生根性利、心清淨則可以少說幾句，一說他就開悟；眾生的根性劣，分別執著煩惱的力量特別強大，佛就給他多說。可見得說多說少乃隨根應量，眾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佛說法有種種方便。末後的結論：

【是故當知。香鼻與聞俱無處所。即嗅與香二處虛妄。本非因緣。非自然性。】

此地講鼻聞這兩個字，似乎是帶著浮塵根、勝義根，因為根對塵是二處，根是一處、塵是一處。由上面的意思來看，香塵尚且找不到它的生處，正如同前面佛叫阿難找那個心，七處都找不到心的處所；這個地方叫我們找香塵也找不到處所，香塵沒有處所，嗅性也同樣沒有處所，所以說『俱無處所』，這個時候『嗅與香二處虛妄』。虛就找生體了不可得，妄就找來去了不可得，所以才說『非因緣，非自然』。我們學佛的同修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大多數家裡供的有佛菩薩形像，你們早晚都要燒一炷香，你有沒有開悟？這段經文就用在嗅香上，我們講早晚上一支香，給諸位說，早晚課誦如果聞香你會用這個法要來聞，就是修楞嚴大定、就是修一心不亂。這個修法是什麼？在課堂上修。離開課堂，鼻有沒有用它？聞一切的氣味都叫做香，「我聞那個好香、那個好臭」，臭還是香，所以香的意思是廣義，鼻所能夠聞到的一切氣味就用香這一個字做代表。

我們鼻要呼吸，從來沒有停過，停了就是死人，你睡著還呼吸，可見得你鼻根的用從來沒有間歇過。你要是會用，嗅性嗅的是香性。佛說這些道理，不是說著好玩的，是叫我們在這裡頭開悟，一聞氣味就開悟。曉得什麼？能聞、所聞俱不可得，盡虛空遍法界平等一如，你證得了平等境界、你證得了清淨境界，平等、清淨就是見性，就是理一心不亂。我們的鼻不會聞、眼也不會見、耳也不會聽，六根沒有一根利，根根遲鈍，都不會用。六根會用一根你就成無上道，觀世音菩薩用耳根，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」，會用的用一根就成道，我們是樣樣都不會。佛在這一大章經文裡面，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七大，苦口婆心重複再重複的給我們說，希望你覺悟。這一共合起來就是二十五法，就是後面二十五位菩薩出來做代表二十五圓通，隨便你在哪一法去覺悟，你都成無上道。所以在圓通章裡面二十五位菩薩，各個都說他得的是第一，沒

有第二，法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

你哪一根最利，你就從哪一根入門，不必學別人。別人眼根利，我眼根不利，我學別人就吃了虧。好像自己有病，看到別人有病吃那個藥吃好了，你也不要跑去請教醫生自己害的什麼病，「人家有病吃那個藥就好了，我也趕快去買那個藥來吃」，一吃，死了，不對症！別人修行那個法門修成功了，好，你也去跟他修，人家修成功成了佛，你一修修成魔。法門就跟藥一樣，不對症就會害死人，如果要是那麼容易的話，何必要去拜老師？正好像害病一吃藥就好，那你何必去看醫生？不用，找到藥就吃、吃了就好，哪有這種道理？我們找到一個好老師，老師來鑑別我們的根性，看看我們所修的法門對不對症？八萬四千法門裡面哪個法門對我比較妥當、比較有利益，使我們自己能夠早點開悟，無非是如此而已，不可以盲修瞎練。在此地佛所講的這二十五種法，就是無量無邊法門的總歸納。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七大，就是把一切法歸納，展開來就是八萬四千法門、就是無量法門，歸納起來就是二十五類。這二十五類就是無量無邊的法門，哪一個法門都是非因緣、非自然，皆妙真如性，所以是法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

我們一天到晚鼻嗅香，要曉得這個道理，特別是修行人在早晚課誦燃香的時候，要是把《楞嚴經》這一章忘掉，那就很冤枉。為什麼經要熟？熟就是能處處提得起觀照的功夫。我們燃香裡頭沒有觀照，不能見性。你們也有的時候燃香會念幾句咒，念幾句咒是修福，念的是供養咒。是不是真正修到福？在我看不然。為什麼？你的咒子是有口無心，不是你真心，你是聽到別人那麼念，你也照念，你的心裡完全沒有一點供養的意思。小孩唱歌有口無心，那有什麼用處？沒有用處。如果說到好處也有一點，比罵人好一點，只能說這一點，除這個之外你有什麼功德？真正的功德、最殊勝的功德

，就是能入觀。觀什麼？曉得能聞所聞俱無所在，這是真正開悟。那你在燃香的時候，這個香也是深談實相、善說法要。可惜的是天天燃香你不悟，天天聞香你不開悟，鼻一天到晚都在聞，不開悟。所以這個經文諸位是愈讀就愈有味道，句句都是誘導我們見性，句句都是啟示我們開悟。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